

春節文娛材料

狂風之夜

樊 林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文学名著丛书

狂风之夜

（短篇小说）

曹一树 著 陈鹤 译

1234.7

102123
26
(4)

93

春節文娛材料

狂 風 之 夜

樊 林

內容提要

獨幕話劇“狂風之夜”，刻劃了一個陰險毒辣的反動地主鄧崇山，乘城市中右派分子猖狂地向黨進攻之際，兇惡地向農民進行反扑，滿以為詭計可成，但由於農民弟兄有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，終於落入法網，受到了人民的公正審判。情節緊湊而生動，較及時地反映了當前農村中的尖銳的階級鬥爭，適宜於農村中演出。

狂 風 之 夜

樊 林

*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貴陽市延安中路3號)

(貴州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)

新華書店貴州分店發行 貴州人民印刷公司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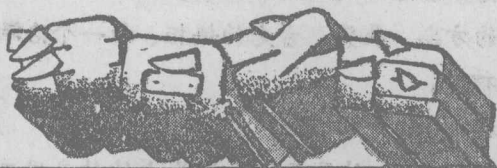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張： $\frac{7}{8}$ 字數：17,600

1958年1月第1版

1958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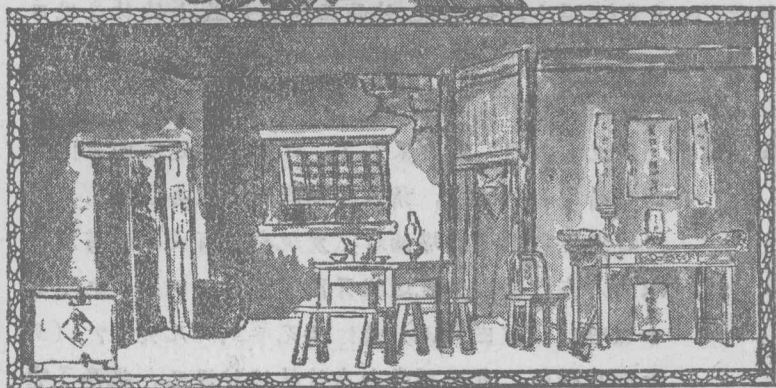
印數：00,001—3,086冊

圖書·民1字0201



【独幕话剧】

蔡木木



佈景設計： 魏平

人物：

邓崇山——地主，四十多歲，某农业社候补社員。

罗玉貞——邓妻，三十多歲。

罗老二——玉貞的弟弟，三十歲。

邓紹清——中农，五十八歲，社員。

唐朝元——三十歲左右，民兵队长，社員。

桂 枝——紹清的女儿，十七、八歲。

民 兵——甲、乙。

事情发生在1957年6月初旬的某農村。

在邓崇山家里。

舞台上展現着堂屋的一角，大門在左面一堵牆的中間，內室在右面一堵牆的里角，台右口是通廚房的門。

屋內陳設着破旧的方桌、長凳，古老的矮柜、和一个沾滿了塵垢的腐朽的黑色神台。

屋外是山坡，竹林……

幕啓：時近掌燈，場上寂靜無人。外面正刮着大風，小竹林在風聲中呼嘯……突然，一股狂風吹落了撐方格木窗的竹棍，木窗“砰”的一聲倒了下來，羅玉貞聞聲匆匆地由廚房跑上。

羅玉貞：（咀里嘮叨着）天都黑盡了，這個死人還不回來！外面刮着这么大的風，請人請到陰間地獄去了呀！（邊說邊點燃桌上擱的煤油燈，發現桌上有兩瓶茅苔酒，以為人在內室，邊說邊掀開門帘）哼，回來了也不打個招呼！（室內無人）咦！又充軍到哪儿去了？（到大門口張望，發現鄧崇山在竹林邊挖泥巴，提高了嗓子）嘿！你發了瘋呀！人家忙都忙不過來，你還有閒心去挖泥巴玩，你這是發了那號瘋癲症！

〔鄧崇山鬼祟地微微跛着左腳溜上。〕

鄧崇山：噓——別嚷！

羅玉貞：你一去就是半天不回來，我還當你碰見了閻王殿的判官，把你名字勾去了咧！

鄧崇山：嘿，瞧你這張破鑼咀，正事還沒搞完，你倒先叫開了。（詭秘地关上大門，回頭伸手示物）你看，這是什麼？

羅玉貞。（莫明其妙）泥巴，拿來干什么？

〔崇山得意地走到燈前，把手里的東西“拍”的一聲

丟在桌上，抖掉了泥巴，現出一捆用黃油布包扎的東西，崇山慢慢地打開，從中取出一支小白郎林手槍來。

羅玉貞：（一怔）手槍！是剛才挖出來的？

鄧崇山：唔，挖出來的。（緊緊握住手槍，感慨地）唉，寶貝，今天我可用得着你啦！

羅玉貞：噫，你什麼時候埋在竹林邊的？我怎么不曉得！

鄧崇山：當初我埋槍的時候，你正在生病啦。這真是老天有眼，幸好你不曉得，要不然在土改的時候你早就給他們鬥出來了，胆小鬼！

羅玉貞：呸！土改時還不是为了救你的命，你過去當過幾天國民兵大隊長，誰不知道你藏着槍，我才把幾支獵槍繳了出去應付。真是，好心沒得好報，還怨人家哩！

鄧崇山：哎呀，算了吧。（掀開左腿）你看，這是那些窮鬼在鬥我的時候拳腳打的，差點把腳桿都踢斷了，當時我咬着牙都沒有承認，拚着命也要把它保留下來，為的就是要出這口氣，報這個仇！唉，媽的！老子總算是盼到了今天。

羅玉貞：（吃驚地）怎么！就是今天？晚上？

鄧崇山：嚶，晚上。（低聲地）告訴你，剛才我和你弟弟碰頭的時候，知道社里今天晚上要開隊長會議，討論小季預分的問題。咱們就趁這個空空，在晚上一把火將剛收進倉的小麥燒它個精光，叫他們遠水救不到近火，來個措手不及，然後……

羅玉貞：（胆怯地）哎呀，你要去燒倉庫，那太危險啦！有民

兵守崗哩！

邓崇山：嘿，殺雞何須用牛刀，事情我早就布置妥当，你不必担心。这几天城里头比咱們鄉下搞得凶，報紙上有人公开提出“殺共产党人”，哈哈，玉貞，这下子咱們的翻身机会來到啦！

罗玉貞：哦！報紙上真有人敢这么說？

邓崇山：是呀，你們妇道人家曉得什么哟，还蒙在鼓里头哩，现在世道变啦！

罗玉貞：（高兴地）啊，那真是我們翻身的时候來到啦！

邓崇山：哎，所以这几天我把社里的几个仇恨共产党的地主、富農、过去当过國民兵的小隊長，我都一齐串联好了。叫他們使用美人計，把守倉庫的民兵來个調虎离山，哈哈，燒呀，燒呀！燒它个干干淨淨，看社里这季拿什么东西來預分。

罗玉貞：既然今天晚上要燒倉庫，那你又何必急着要請邓紹清那老家伙來喝酒呢？一心挂兩头、那多不便当。

邓崇山：嚇嚇，封口的罐子，不揭开你是不明白。今晚上我們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要狠狠地給他个剷草除根：一方面叫我堂姪同他們去燒倉庫，一方面把邓紹清請來吃酒。再叫你弟弟偷偷地躲在山坡上，只要一見那边倉庫着了火，就趁着大亂的空子，鑽到老家伙的牛圈里去，一包“六六六”药粉，把社里喂的兩条大水牯和三条水沙牛一齐毒死，叫他們……

罗玉貞：哎呀，在老家伙的圈里出了事，他会不会疑心到……

邓崇山：嘿，你真傻！搞垮農業社，还非得要利用这号中農來

作擋箭牌不可哩！你想嘛，他和我在一塊兒喝酒，他望着我，我望着他，咱們寸步不離，他就是我的最好証明人，他決不會疑心到我的頭上來。並且喂牛的又是社里的貧農黃老老，咱們正好從中煽一把涼扇，挑起他們互相猜疑。只要一句話，老家伙准能帶頭鬧退社。

羅玉貞：嗯，這倒是個好辦法咧！

鄧崇山：是呀，咱們也正好借此機會，擺開陣勢，房屋、田地，新賬老賬一齊算，只要把共產黨一攻下台，哈哈，那就是咱們的天下啦！玉貞，前次我交給你的賬簿和瓜分咱們東西的人名單，你得好好保存呀，說不定過幾天咱們就要一個一個的追回來哩！玉貞，過去的好日子又離咱們不遠啦！哈哈……

羅玉貞：（擔憂地）好倒是好，恐怕把事情鬧得太大了，萬一被他們看破馬腳，我怕……

鄧崇山：怕什麼，泥鰍臨死還要擺几下，何況你我是個人呀！再說，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大放大鳴，咱們這邊的人已經把共產黨罵得一文不值，快攻下台啦！（叫囂地揮動拳頭）咱們不趁此機會起來鬧“革命”，難道還甘心讓那些窮鬼們來消滅我們？哼！……（略停，忽然變得陰沉沉地從矮櫃內取出一罐“六六六”藥粉來）玉貞，快去找塊布來把藥粉包上。待會羅老二就要同老家伙來了。

羅玉貞：哦，我弟弟去請他，他肯來？

鄧崇山：嘿，喝酒的人聞不得酒香，他一聽說是喝酒，你放

心，准來。快去找塊布來吧。

羅玉貞：哦……（進屋）

（崇山把葯罐放在桌上，欲將手槍插進懷里，但覺不妥，四下環顧一周，隨即冷笑了几聲……

鄧崇山：噠，對！暫時放在老鼠洞里，取用方便些。

〔崇山邊說邊將手槍放進牆角的一個小洞里，然後拉過裝有一點青草的背篋遮住牆角。

羅玉貞：（拿布出）你看這塊舊布行不行？

鄧崇山：（接過來）行行，快，把葯粉倒進來。

〔崇山雙手攤開布，玉貞急將葯粉倒出。由於葯味太濃，玉貞忍不住打了幾個噴嚏。

鄧崇山：（猙獰地）嘿，忍住點，快倒嘛。

〔突然有人敲門：砰！砰！

鄧崇山：（慌張地躲在牆角）誰呀？！

〔內聲：是我，姐夫。

羅玉貞：（噓了口氣）哎呀，這個鬼老二，差點嚇死人了！

（崇山迅速地打開大門，老二一頭鑽了進來。

鄧崇山：你怎么不先吭一聲！……怎么，就是你一個人來？老家伙啦？

羅老二：來啦！在後面。我是先跑來告訴你一聲：他來看豬崽的。

羅玉貞：看豬崽？嘿，我家的母猪還差十來天才生崽哩！

鄧崇山：噢，我不是告訴你請他來喝酒嗎？

羅老二：他嫌今晚上的風太大，說改天再來。我一听不妙，就趕忙的添上几句，說是你家的母猪生崽了，順便去看

看吧，我姐夫要送你几只哩。他一听这话就乐啦！

邓崇山：好，好，說得好。这个老家伙就是喜欢貪便宜。哎，你快去接他來，我有办法对付。

罗老二：好。（欲下）

邓崇山：喂，老二，（递过药包）拿去，这是药粉。先把它放在竹林里，打个記号，回头再去拿走。

罗老二：是。

邓崇山：記住，只要一見那边起火你就下去动手。

罗老二：噠。你們快点准备吧。（跑下）

〔崇山拿着药罐跟到大門口，迎面颯來一股狂風。

邓崇山：（幸灾乐禍地）嘿，好大的風啊！好風！好風！

〔玉貞有些恐懼地坐在矮柜上，好象預感到大風暴就要來到了。

邓崇山：（回头將药罐递貞）哎，把这个罐子拿到廚房去洗干淨，免得留下露出馬脚來。

罗玉貞：（接过药罐，顺手放在矮柜上，憂慮地）崇山，你剛才說得我心驚胆跳的，我担心……

邓崇山：嘿，你真是胆小，我办事向來慎重，考慮了又考慮，有什么害怕的。难道你願意这样好的机会从我們手里滑过去？你爹爹被他們斗死的仇恨不报了？唉，真是！

罗玉貞：（无可奈何地）唉，但願菩薩保佑約！

邓崇山：哎，这才象話哩。

〔坡下傳來老二的喊声：喂——崇山哥，邓大叔來啦！快拿个亮來吧！

邓崇山：（跑到門口）是囉，听見啦！（回头对貞）老家伙來

啦！（急从神台上取下电筒，匆匆跨出大門）

罗玉贞：那我去炒菜吧。（急下廚房）

〔稍頃，三人嘻嘻哈哈地上。〕

邓紹清：（边講边上，以老賣老地）噤，今天晚上的風真大，火把也給吹熄了。唉，上了年紀，眼睛有些不行啦。

邓崇山：（抱歉地）嚇嚇，为了一点小事就劳动你的大駕，真是不敢当呀！來來來，快請坐吧。老二，倒茶呀！

罗老二：好。

邓紹清：崇山，別講究啦，我是來看看猪崽的。

邓崇山：（摸出香烟）嚇嚇，先吸支烟再說。猪崽嘛，等白天再看吧。（老二献茶）老二，快到廚房去叫你姐姐摆酒上菜。

〔老二急下。〕

邓紹清：（站起來）崇山，我是个急性子，还是先看了猪崽來喝酒吧。

邓崇山：嚇嚇，不用看啦，过些时我給你抱几条过去就行啦。大叔，今天是我取得候补社員的周年紀念日，來來，咱們先痛痛快快的喝兩杯！

邓紹清：（恍惚地）哦？……

〔崇山急轉过身去擦桌摆凳。〕

邓紹清：（覺得自己來得有些唐突）哎，崇山，你看，剛才老二沒跟我說明白，叫我空着手來，这好意思嗎？

邓崇山：哪里話，哪里話，百家姓上只有一个邓字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外人。

〔玉贞提着籃子，老二随后端着兩大碗菜跟上。〕

罗玉贞：（忙把籃内碗、筷、酒杯等物取出，边摆边說）是呀，邓大叔是自家人嘛，不必客气啦，請到这边來坐吧。

邓崇山：就是一点粗茶淡飯，沒有別的。（高举酒瓶）來來來，喝兩杯！

邓紹清：咳，这……这不象話呀！

罗老二：（讓凳）大叔，請坐吧。今天在地里忙了一天，來兩杯提提精神。

邓紹清：（見桌上摆滿了菜）咳… 好吧，算我今天运气不錯，喝兩杯就喝兩杯。

罗玉贞：（諂媚地）哎，大叔是老輩子，請坐上席吧。

邓紹清：算了，算了，这个年头，老少和三班。还客气什么，隨便坐吧。

罗老二：（見事已妥，借机想走）也好，大叔坐那方，那方是上席。來，我先敬你一杯！

邓紹清：別慌嘛，喝酒的人慢慢來。

罗老二：也好。（站起來欲走）崇山哥，好好的劝大叔多飲几杯吧。我要告辞啦。

邓崇山：（明知故問）怎么，你不喝酒哇？

罗老二：唉，今天晚上我們小組里要开个会。你看，真是！

邓紹清：你不曉得去請个假呀！

罗老二：唉，在社里头就是这样，开会、生产、受拘束，你想到哪里去走一趟，还得請个假。唉，硬是箍得惱火。好吧，我去請个假就來。大叔，回头見。

邓崇山：（一語双关）呃，快点呀！

罗老二：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

〔老二下时顺手將大門帶攏。〕

邓崇山：（扭轉話題）來，大叔，喝酒吧。这是咱們貴州的上等茅苔。

罗玉貞：（討好賣乖地）哎呀，大叔是酒罈子哩！小杯子不行，來，換個大碗吧。（邊說邊換了個飯碗斟酒）

邓紹清：（見酒斟得滿滿的，趕忙用咀去喝）哎哎，滿啦！

邓崇山：（奉承地）嚇嚇，大叔，這是一碗滿福酒哇，今年你一定要走紅運。來，咱們先干這碗滿福酒吧。

邓紹清：（有趣地）噯，滿福酒：好，我就喝完你這碗滿福酒。（端起碗來一飲而盡）

〔崇山、玉貞也陪同喝完一小杯。玉貞斟酒。〕

邓紹清：（口里余香犹存，拖長了氣）哈——（用手擦了擦咀，滿意地）崇山，看樣子，這兩年你勞動得不錯呀！

邓崇山：嚇嚇，那還不是多虧大叔的關照，自從加入了高級社，承蒙大叔極力贊成摘掉我的地主帽，取得了候社員的位置。要不，我那會有今天。來來來，我敬你一杯！

〔二人一飲而盡。玉貞趕忙又斟上。〕

邓紹清：崇山，反正今天都是一家人啦。憑良心說，你這兩年奉公守法，勞動改造得不錯，這主要還是靠你自己爭取的。

邓崇山：喲，憑你這句話，我就應當再敬你一杯。來，干杯！（喝完斟上）哈，大叔真有眼力，象我这号老实人，

勤快，肯干，你就看今天社里收割麥子吧，我一口气就割完一大坡……

羅玉貞：是呀，連午飯都忘了吃，硬要把麥子全收進倉才算完。

鄧紹清：嗨，那行呀！——哦，崇山，你們隊上今年的小麥丰收了吧？

鄧崇山：（旁敲側擊）嘖，簾片穿豆腐——一點都提不得。

鄧紹清：（不解）怎麼？

鄧崇山：減產啦！

鄧紹清：減產了！不對吧？我看你們隊上的麥子長得挺好嘛！

鄧崇山：哎呀，長得好的還不就是坡下那几塊地，坡后的那一
大片都給虫吃空啦！唉，倒霉喲！我看今年的小季預
分吶，成問題！

鄧紹清：（有所觸）我看，不會吧？……咱們第二大隊的小
麥、油菜，都丰收啦！

鄧崇山：嘿，就算是你們那隊丰收了吧，可是你又能得到什麼
好處喲！高級社里大大小小的有一兩千人，說到底
還不是肉在鍋里爛了大家吃，難道你能分多少？你看
嘛，政府要，社里要，貧農要，這三關一過，“鍋巴
除了沒有飯”，小季預分沒有望頭啦！

鄧紹清：啊……（觸到痛處，端起碗來一飲而盡，順手抓起
酒瓶滿滿地斟上一碗）唉，想不到，想不到……

鄧崇山：（故作疑問）怎麼？……

鄧紹清：（呷了一大口酒）唉，你看我家里頭，崽娃一大堆，老大
跑到農業訓練班去學習去了；老二下半年又要念中學

啦！剩下來的盡是些婦女娃娃。唉，真是几股麻繩一齊纏，几头都等着要錢用。这回社里要不預分小季，哼！那可办不到！

邓崇山：（趁火加油）哎呀，農業社嘛，就是扯高山鋪平地，一天到晚就看見貧農打借条，不是借錢就是借粮。这回社里小季要是不分出來，那非得找他們算个賬不可！

邓紹清：（給酒一刺激，神情有些恍惚，突然暴跳地以拳击桌）他娘的！上当啦！老子作了他們的垫脚石啦！

邓崇山：（回头向窗戶望了望）哎，把別人垫高了，自己可跌下來啦！大叔，你就看看你那些丰产田、地，哪一年的大季、小季不是年年增产，可是打下來的粮食是給誰拿走啦？是貧農！是他們搶分搶跑啦！唉，你仔細算算囉，你一年要亏多少錢呀！

邓紹清：（满腹牢騷地）唉，別提啦！一提起來我就上火！（抓住酒瓶自斟自飲）

〔崇山又回头望了望窗戶，見仍无动静，覺得事情有些奇怪，突然緊張地奔到窗前，推开窗戶向远处眺望。〕

邓紹清：（囁嚅地）哎……貧農是巴巴，中農是碗糖，唉，娘的！他們倒沾光不少哇！……（发觉崇山站在窗前，大声武气地，喂！崇山，你在干什么呀！

邓崇山：（急放下窗戶）哎哎，沒，沒什麼。（不安地踱着步子）

〔紹清搖晃着身子，伸手又抓起酒瓶倒酒，見瓶已空，順手端起崇山未喝的一杯酒來倒進咀里。〕

邓崇山：（着急地向玉贞扫了一眼）唉，怎么搞的！

〔外面一股狂风掠过，刷的一声把掩着的大门吹开了，桌上的煤油灯也随着刮进来的风晃动了几下。〕

邓崇山：（吃驚地）誰？！

〔狂风不断击来，小竹林在风声中咆哮。〕

邓紹清：（軟綿綿地）哈哈，誰？連一个鬼影也沒有。快把大門关上吧。这是風呀！

〔崇山定了定神，然后装着若无其事地走到門口探望。大概是沙子吹进了眼睛，急返身关上大門。〕

邓崇山：（揉了揉眼皮）嘿，嚇了我一跳。

邓紹清：哈哈，为人不做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驚。怕什么……

〔突然远远傳來乱哄哄的人声：哎呀！不好啦！倉庫着了火啦！大家快去救火呀！……隨即傳來一陣急促的鳴鑼声。〕

罗玉貞：（緊張地望着崇山）你听！

邓崇山：（驚喜地）啊……（忽然忘情地狂笑起來）好哇！哈哈……

邓紹清：（一怔）喂，別笑啦！听听，外面出了什么事？

邓崇山：（馬上沉下臉來，好象他才发觉一样）什么，出事啦？

〔崇山装着一付驚奇的样子奔到窗前張望。紹清掙扎着站起來，搖搖晃晃的跟上。玉貞坐在長凳上，恐懼地瞪着眼睛望着窗外——远处，隱約出現了紅光和白烟。乱哄哄的人声繼續着。〕

邓紹清：（酒性有些驚醒）哎呀！糟啦！倉庫着火啦！走，快救火去！（搖晃着欲下）